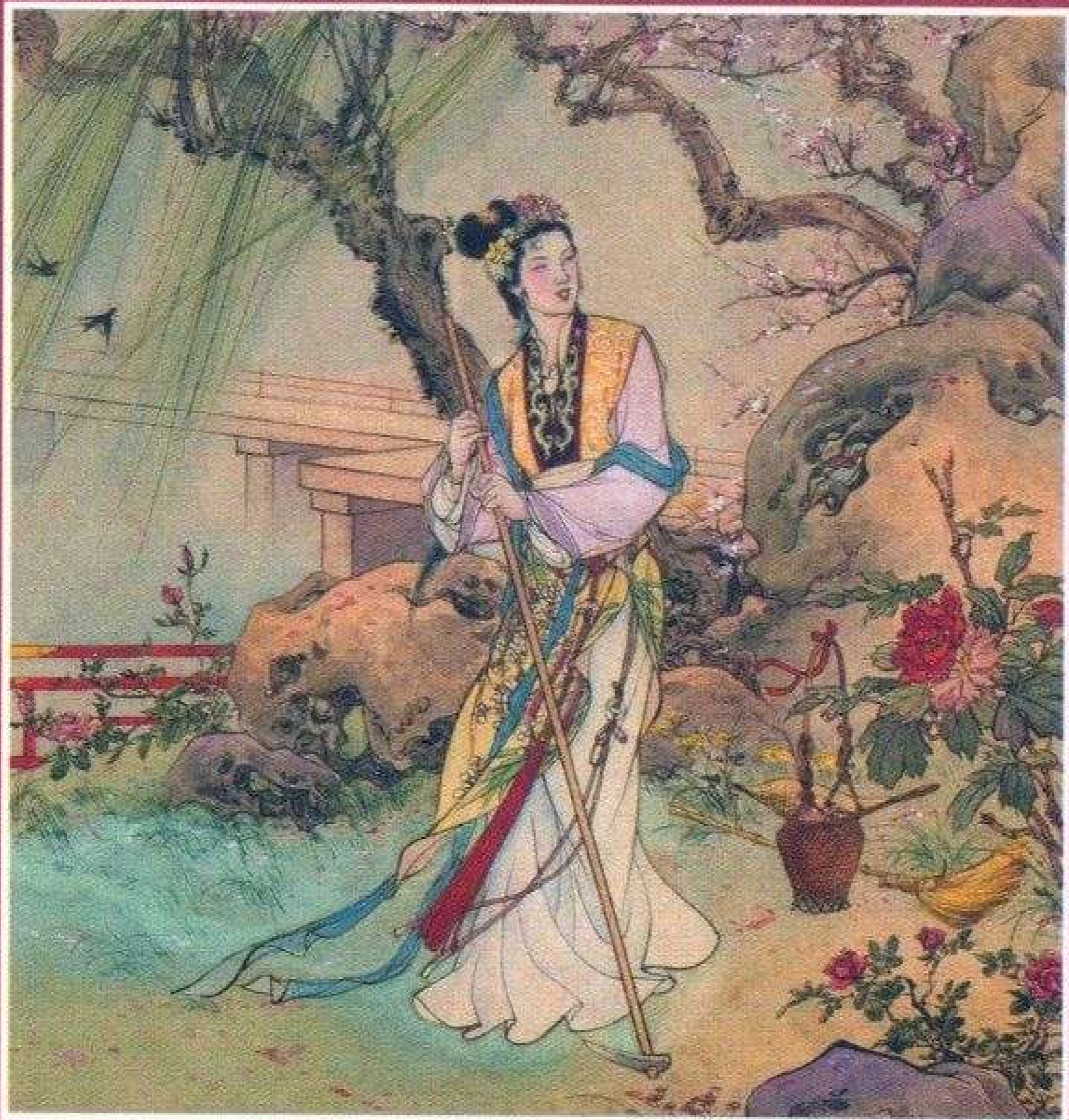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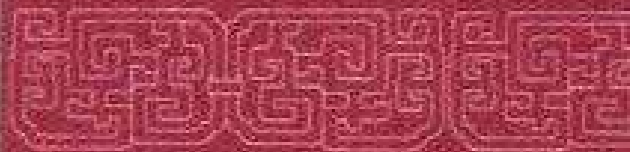


黛玉  
玉  
葬  
花



紅蕩環  
精詳畫  
五



红楼梦之五

# 黛玉葬花

原著：曹雪芹

改编：潘勤孟

绘画：张令涛 胡若佛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黛玉回到贾府，长住下来。宝玉和黛玉情趣相投，比别的姐妹尤为亲密。他们虽然时常为一些小事而拌嘴、怄气，但总是很快地和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两人心中都添了心事，只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，不便明白表示。后来又因薛宝钗的到来，更增加了黛玉的忧烦，担心自己无父无母，无人作主，将来心愿难遂。她自比落花，做了一首《葬花词》，感叹身世的飘零。

荣国府二老爷贾政做生日，大摆筵宴，演出戏文，一团喜气。正在热闹的当儿，忽然来了圣旨，叫贾政立刻入朝。



贾政不敢怠慢，急忙入朝。等了好一会，家人来传信，原来却是一个喜报：贾政的女儿元春被封了贵妃娘娘，还要回来省亲哩。



宁、荣二府，上下人等莫不欢天喜地。独有宝玉，与众不同，听到自己姐姐这等喜事，却毫不介意，像和他不相干似的。



原来，黛玉因父亲亡故，回扬州奔丧，到这时还没有回来。宝玉因此感到孤单，终日闷闷不乐。后来接到黛玉来信，才稍稍好一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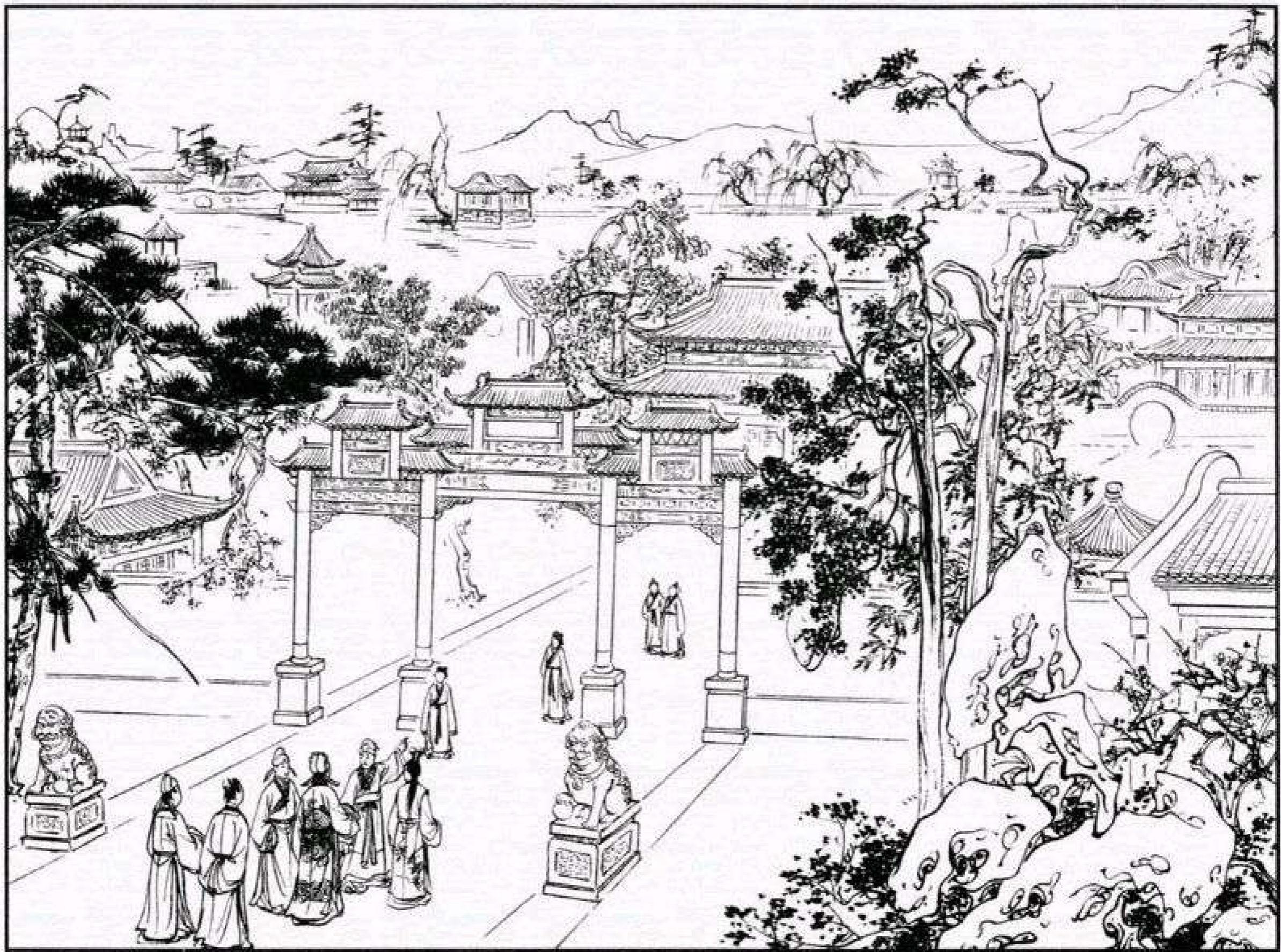


好不容易盼到年底，黛玉才回来。贾母想起黛玉孤苦身世，不免哭了一场。宝玉倒十分喜欢，因为黛玉从此将长住荣府，正是他求之不得。





不久，贾政接着圣旨，准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恩赐贾妃省亲。荣国府就赶造大观园。贾政为此日夜操心，竟无暇再来逼宝玉读八股文章。



转眼元宵已近。早几天，就有宫里太监来查看指点，何处更衣，何处受礼，何处开宴，以及如何接待的种种礼仪。



到了元宵节，贾母、贾政领着合族男女在大门外迎接。先是一队仪仗，接着是一乘绣凤鸾舆缓缓行来，贾母等连忙跪下。那銮舆抬进大门，直入大观园。



元春坐在鸾舆内，但见画栋雕梁，金碧辉煌。所有园中树木，虽无花叶，却用各色绸绫扎成花朵叶瓣，粘在枝上。元春不由想：太奢华糜费了！



鸾舆在贾母正屋停下。元春一见贾母、王夫人，便要行家礼。贾母等忙跪着拦住。元春一手挽贾母，一手挽王夫人。三个人只是呜咽对泣，说不出话来。



半天，元春才忍悲强笑说道：『当初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，好容易今日回家，大家不说不笑，倒哭个不了。一会子我去了，又不知几时再能相见。』



元春归座，逐一见过黛玉、宝钗、凤姐和自己几个妹妹，各叙阔别之情。贾政站在帘外请安。元春不见宝玉，因问：『宝玉在哪里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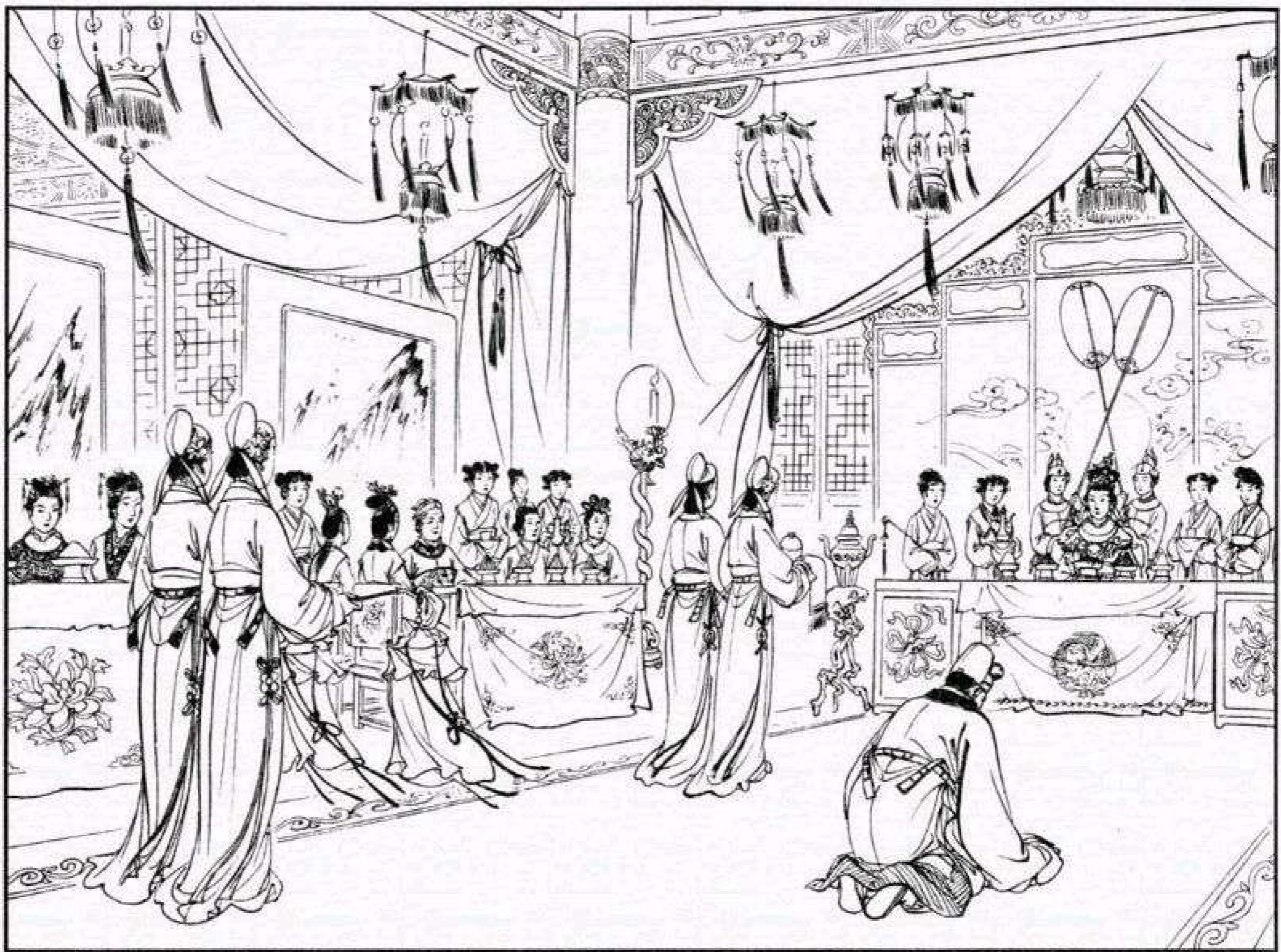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太监就引了宝玉进来。宝玉行过礼，元春命他近前，拉着他的手，又抚着他，笑道：『比先前长了好些……』一语未了，又哽咽起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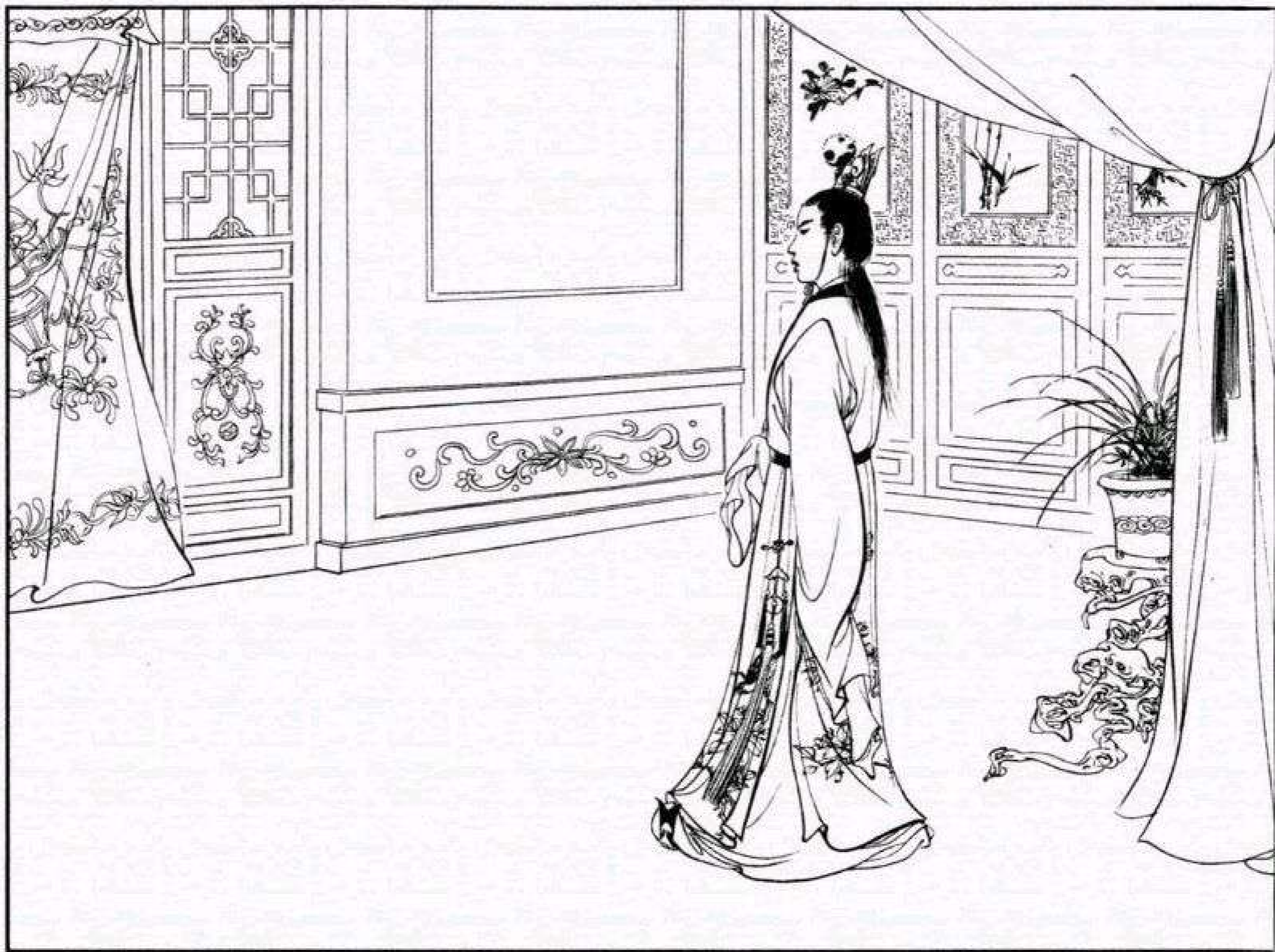
元春重回正殿，降谕免礼归座。于是大开筵宴。随后又照单分发赏赐，众人纷纷上前谢恩。这时，执事太监跪启道：『时刻已到，请娘娘回宫。』



元春不由又滴下泪来，拉住贾母、王夫人的手，不忍放开，再三叮咛：『不必挂念，倘明年仍许归省，切不可这样奢华糜费了。』说完，就上舆回宫。



贾府为了接元春归省，真是上下忙得筋疲力尽。只有宝玉，向来厌恶这些事儿，又兼贾政事忙，不来管他，倒反觉得无拘无束。这天饭后无事，又来黛玉房中。



黛玉正在午睡，丫头们都出去了，满室静悄悄的。宝玉揭起绣帘走进去，只见黛玉睡在那里，忙上来推她道：『好妹妹，才吃了饭，又睡觉！』

似此良辰美景，理合得个风流才子，隔  
以旧来面心，何無踏身是始  
清才有心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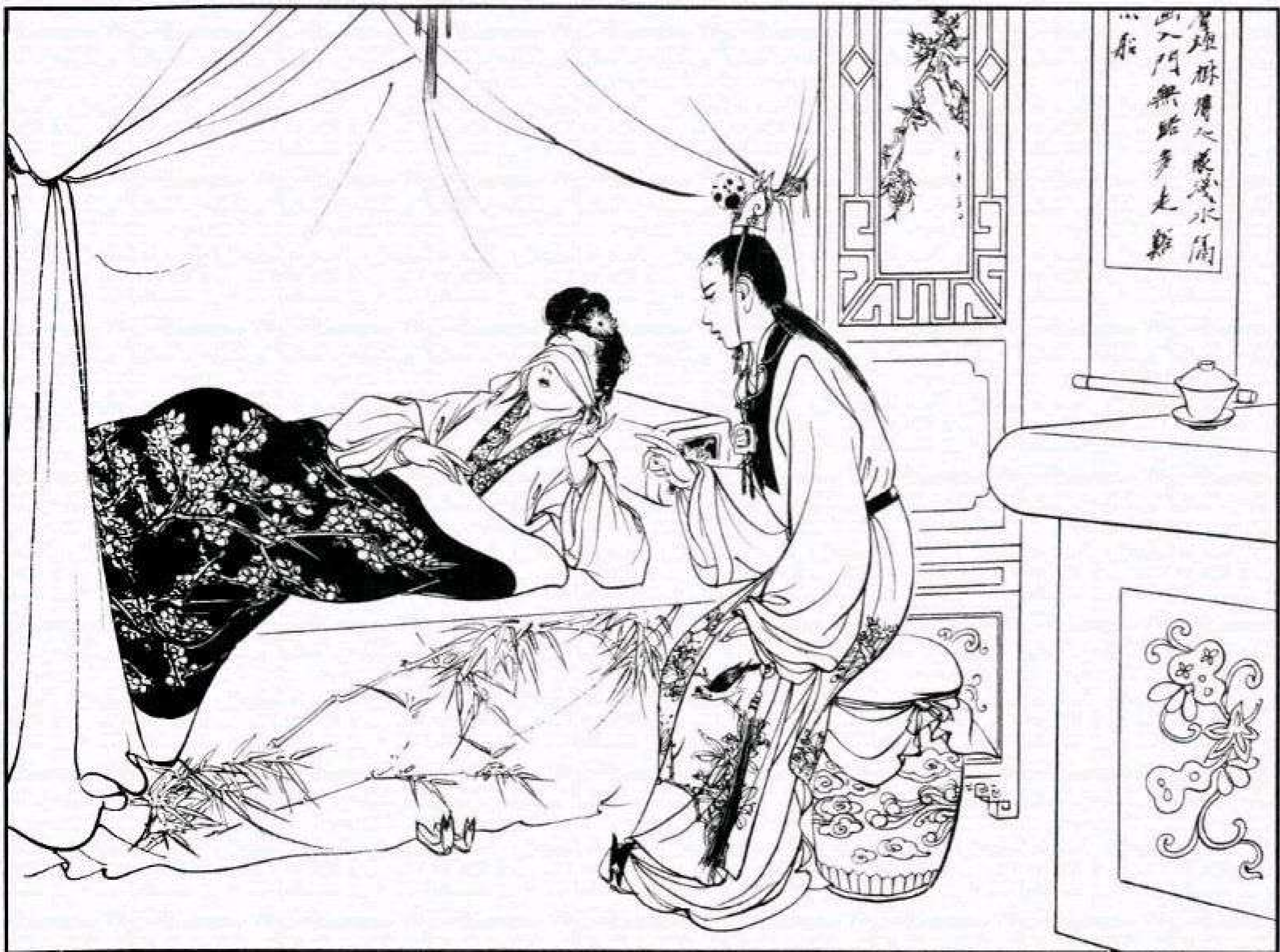


黛玉惊醒，见是宝玉，便说道：『前天为接贵妃闹了一夜，今天浑身酸疼着。你且出去逛！』宝玉道：『酸疼事小，睡出病来倒不好，我替你解闷儿。』



宝玉见黛玉依旧躺着，用娟子盖着脸，便来陪她闲谈。问她扬州有何古迹，风土民俗如何，这次来京，路上见过什么，黛玉故意不答。

簾櫳靜掩，  
風月無踪，  
多走幾  
步。



宝玉只怕她睡出病来，便哄她说：『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新闻，你可知道么？』黛玉见他说得认真，只当是真的，因问：『什么新闻？』



宝玉就顺口说着：『扬州有一座黛山，山上有个林子洞。』黛玉笑道：『我怎么从来也没有听见过？』  
宝玉说：『天下山水多着呢，你哪里都知道！』





黛玉让他说，宝玉便信口胡扯，说林子洞里有一群耗子精，这群耗子精怎样会变幻，内中有一只小耗子，又怎样摇身一变，变成扬州巡盐御史的林小姐。



黛玉听了，翻身爬起来，按着宝玉笑道：『你这个烂了嘴的，我早知道你是编派我呢。』说着便拧。宝玉连连央告：『好妹妹，饶了我吧，再也不敢了。』



两人正在说笑，只见宝钗进来，笑问：『谁在说新闻呢？我也听听。』黛玉连忙让座，笑道：『你瞧瞧，还有谁，他骂了人，还说是新闻。』



宝钗冷笑道：『哦，是宝兄弟。怪不得他，他知道  
的新闻本来多着呢。就可惜姨丈问他书本的时候，他  
偏就哑巴似的答不上来。』



三个人正在说笑，凤姐差人来叫宝玉。宝玉赶了去，凤姐说道：『后天是你宝姐姐生日，老太太拿出二十两银子，要好好闹闹，所以找你来商量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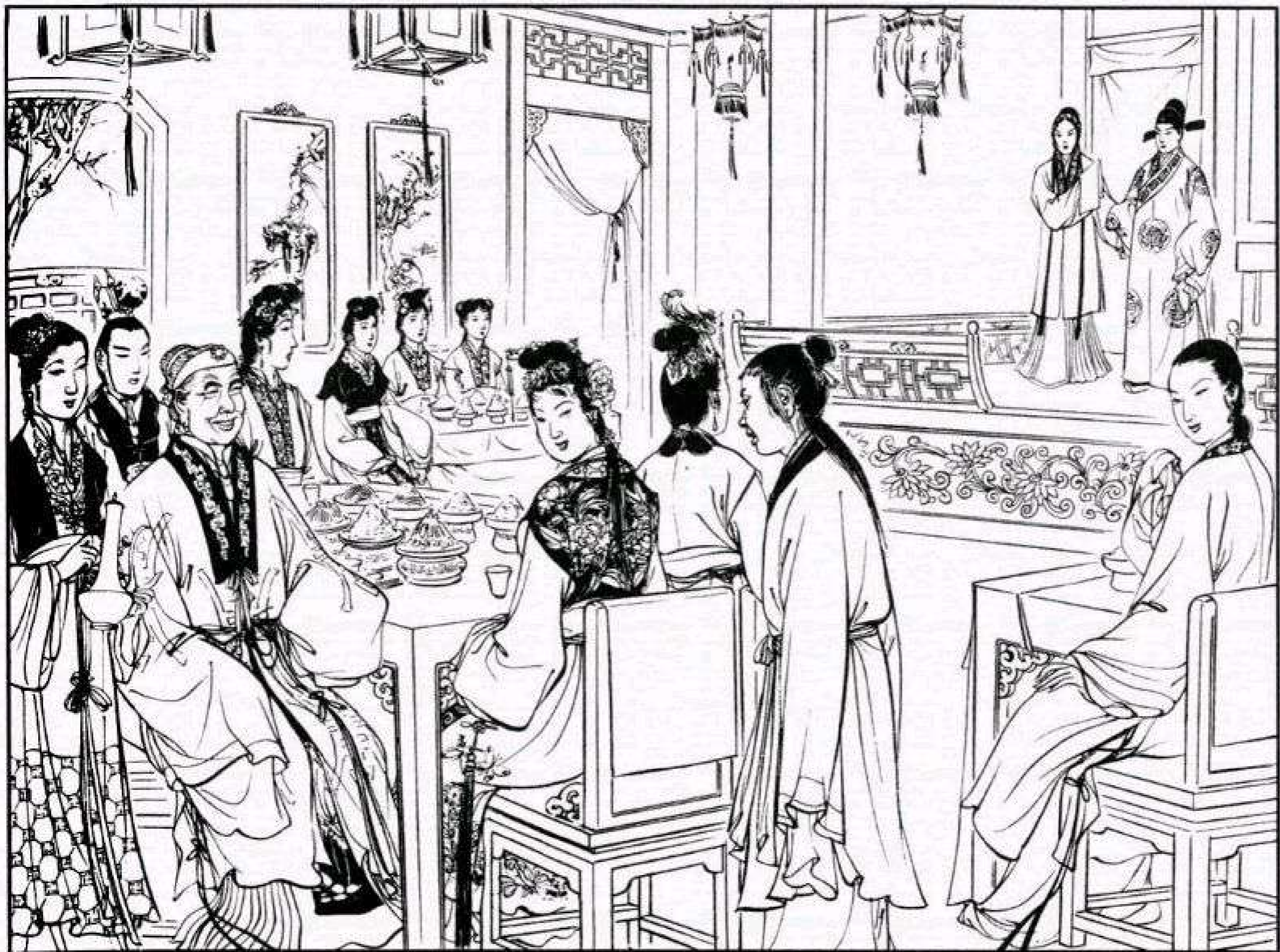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道：『你竟糊涂了！去年怎么给林妹妹做的，如今也照样做就是了。』凤姐笑道：『我难道这个也不知道？只是老太太吩咐要特别热闹一些呢。』



晚上，众人都在贾母跟前。贾母又提起宝钗的生日，问她爱听什么戏，爱吃什么菜。宝钗知道老太太喜欢看热闹戏，爱吃甜烂食，便都顺着她的意思说了，贾母愈加欢喜。



生日这天，贾母命在院中搭了一个戏台，定了一班小戏，就在上房摆了几席酒。正在吃酒看戏，忽然有人来回：『贵妃娘娘传谕来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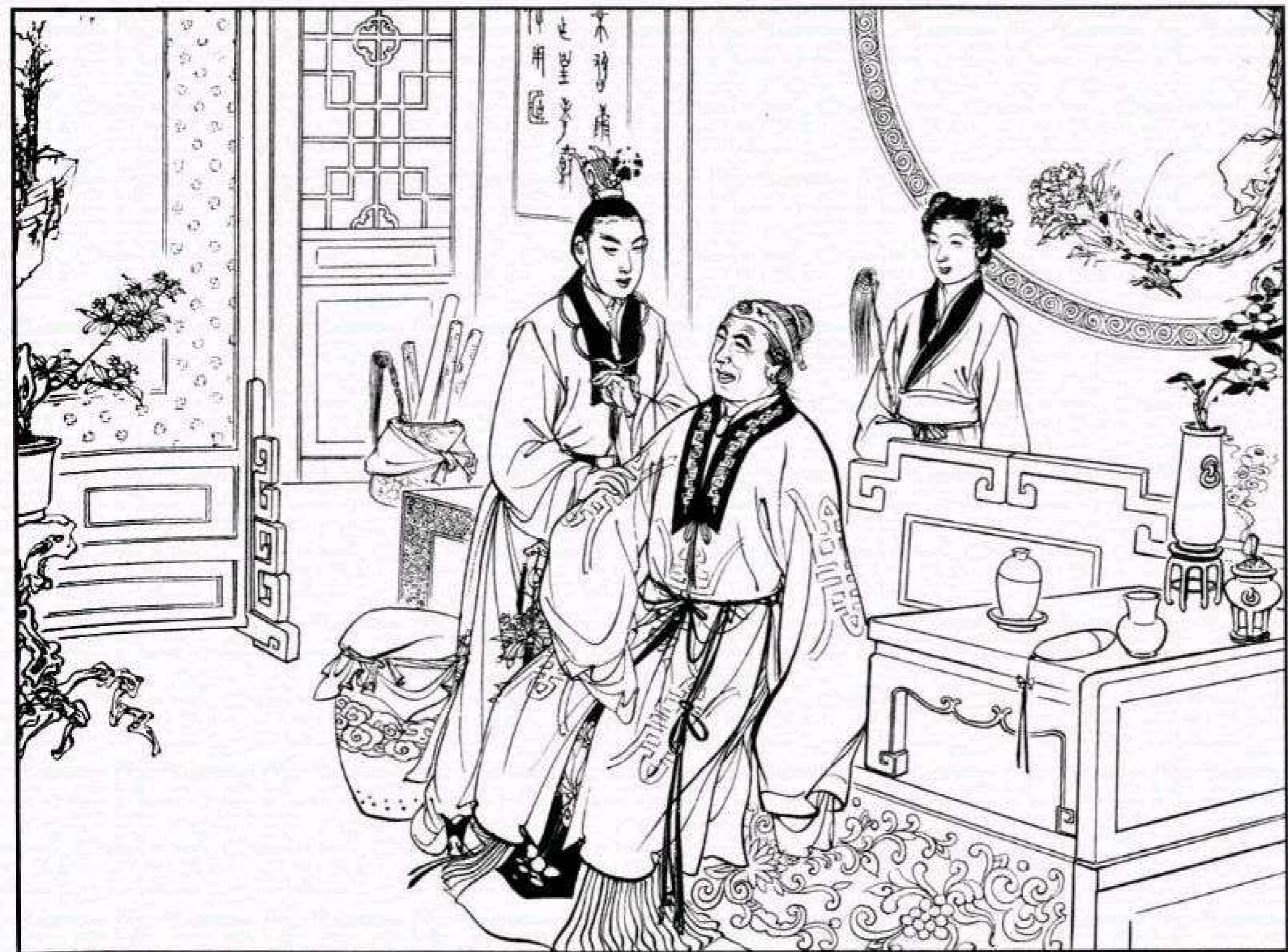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原来元春回宫之后，料想大观园自经游幸，贾政必定把它封起来，不让进去游玩，因命太监传谕：黛玉、宝钗等姐妹搬进园中居住，宝玉也随同进去读书。



宝玉听到这个消息，高兴得了不得，便和贾母盘算，要这个，要那个。正在兴头上，忽然丫头来回：『老爷叫宝二爷去。』



宝玉听见父亲叫他，脸上顿时变了色，拉着贾母，扭得牛皮糖儿似的，死也不敢去。贾母安慰道：『好宝贝，你只管去，有我呢，他不敢委屈你。』



宝玉只好前去。到了那里，见贾政沉了脸，也不看他，只吩咐道：「娘娘命你和姐妹们在园中读书，可要好好用心。再不安分，你可仔细着！」



宝玉连连答应了几个『是』，退了出来，一溜烟跑回贾母房中。宝玉向贾母回明原委，又忙问黛玉：『你住在哪一处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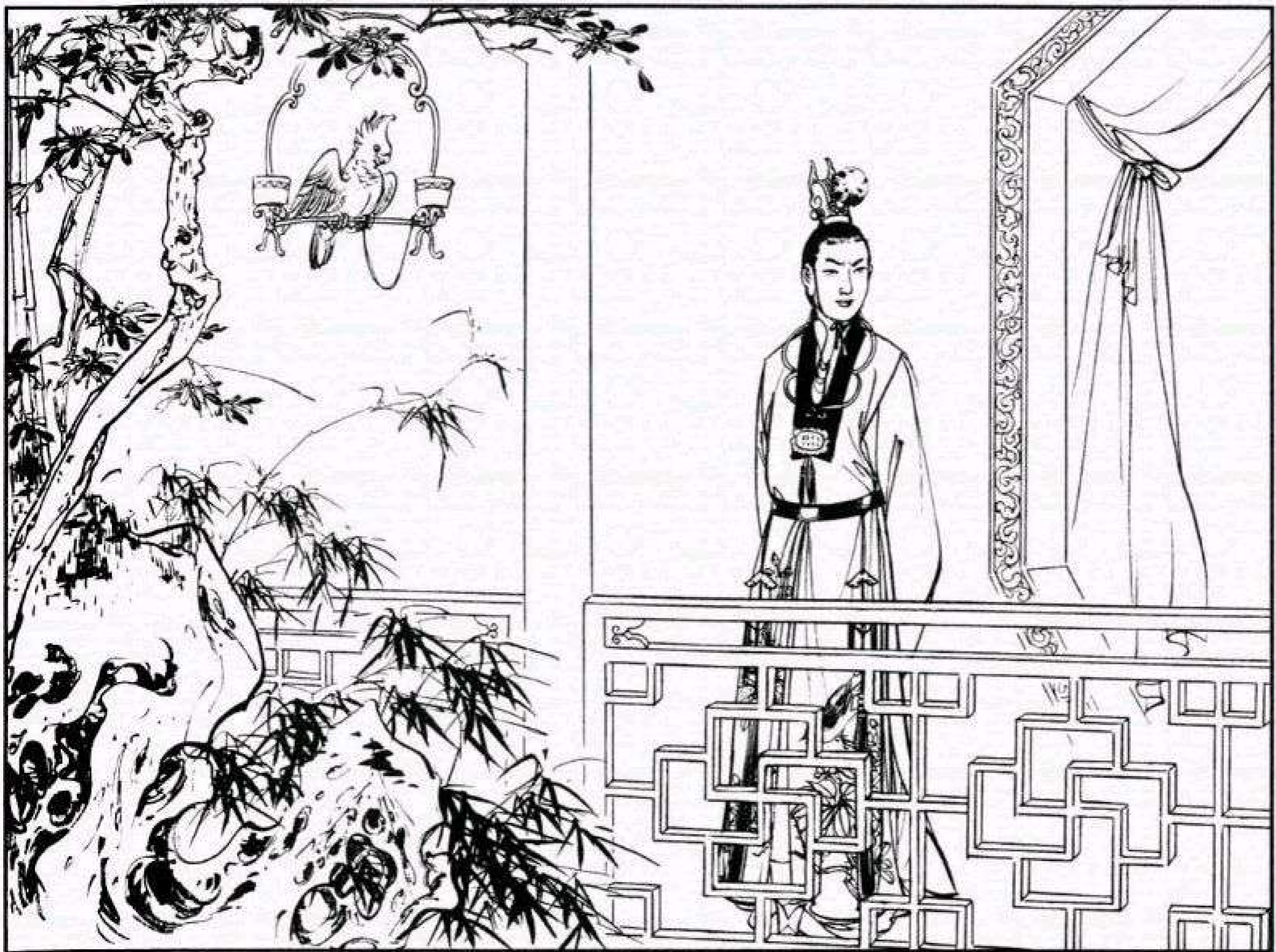
黛玉笑道：「我心里想着潇湘馆。我爱那几竿竹子，比别处幽静些。」宝玉拍手笑道：「合了我的主意！我就住怡红院，我们两个住得近些。」



隔了几天，众姐妹及宝玉一齐搬进了大观园。黛玉住潇湘馆，宝钗住蘅芜院，宝玉住怡红院。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也都拣了自己喜爱的地方。园内顿时热闹起来。



那以后，宝玉每日和姐妹们在一起，或读书写字，或作画吟诗，十分快乐。一天，不知怎的，他忽又不自在起来，觉着这不好，那也不好。





宝玉无聊，独个儿拿了一本《西厢记》，到沁芳桥那边大石头上坐着细看。一阵风过，树上桃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。



那花瓣落得满身满书满地都是，宝玉想要抖掉，又怕脚步践踏了，只得兜了花瓣，来到池边，抖在池内。



花瓣在水面漂浮，瞬息流远了。宝玉正痴痴地看  
着，只听见背后有人说道：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」一  
回头，却是黛玉来了，肩上担着花锄，手里拿着花  
帚。



宝玉笑道：『你来得正好。我把这些花瓣撿到水里去呢。』黛玉道：『撿在水里不好，流出去还是糟蹋了。那边角儿上，我有个花冢，埋了岂不干净？』



黛玉正要扫花瓣，忽见石头上搁着一本书，便问宝玉：『是什么书？』宝玉慌忙藏了，说道：『是一部《论语》。』黛玉说：『你又在在我面前弄鬼，快拿出来给我瞧瞧。』



宝玉道：『好妹妹，好歹别告诉人，真是好文章！你看了，保管连饭也不想吃。』黛玉接过书来瞧，越看越爱，一面看，一面还默默记诵。



宝玉见黛玉看得出神，笑道：「我就是「多愁多病的身」，你就是那「倾国倾城的貌」！」黛玉羞得满脸通红，指着宝玉道：「你说这些混账话欺负我，我告诉舅舅、舅母去。」



宝玉急了，忙上前拦住黛玉：『我要有心欺负你，明儿掉在水里，变个癞头龟。等你做了「一品夫人」病老归西时，我在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。』





黛玉听说，不禁噗哧一笑。两人正要掩埋落花，只见袭人走来，说道：『哪里没有找到，你却躲在这里。琏二奶奶、宝姑娘都在等你呢，快回去吧。』



宝玉拉着黛玉一同回怡红院来。走到门前，早听见房里笑声，原来李纨、凤姐、宝钗都在。宝玉不觉笑道：『今天这样齐全，像谁下帖子请的。』



凤姐见黛玉也来了，便道：『我前天打发人送了两包茶叶给姑娘，可还好吗？』黛玉道：『好，多谢你想着。』凤姐道：『你说好，我那里还多着呢。』



黛玉道：「待吃完了，我叫丫头来取。」凤姐道：「不用，我打发人送来。我明天正有事求你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们听听，只吃了她这点茶叶，就使唤起人来了。」



凤姐笑道：『你既吃了我家的茶，怎还不给我家做媳妇？』众人都笑起来。黛玉涨红了脸，回过头去。宝钗笑道：『二嫂子的风趣，真是厉害。』



黛玉啐了一口：「什么风趣，不过是贫嘴薄舌罢了！」凤姐一面笑，一面指着宝玉道：「你瞧瞧，人物配不上？门第配不上？还亏负你么？」



黛玉越听越羞，回身要走。宝钗叫道：『林妹妹发急了。还不快回来，走了倒反没意思了。』正在说笑，丫头来报，说王夫人有事请大奶奶、二奶奶过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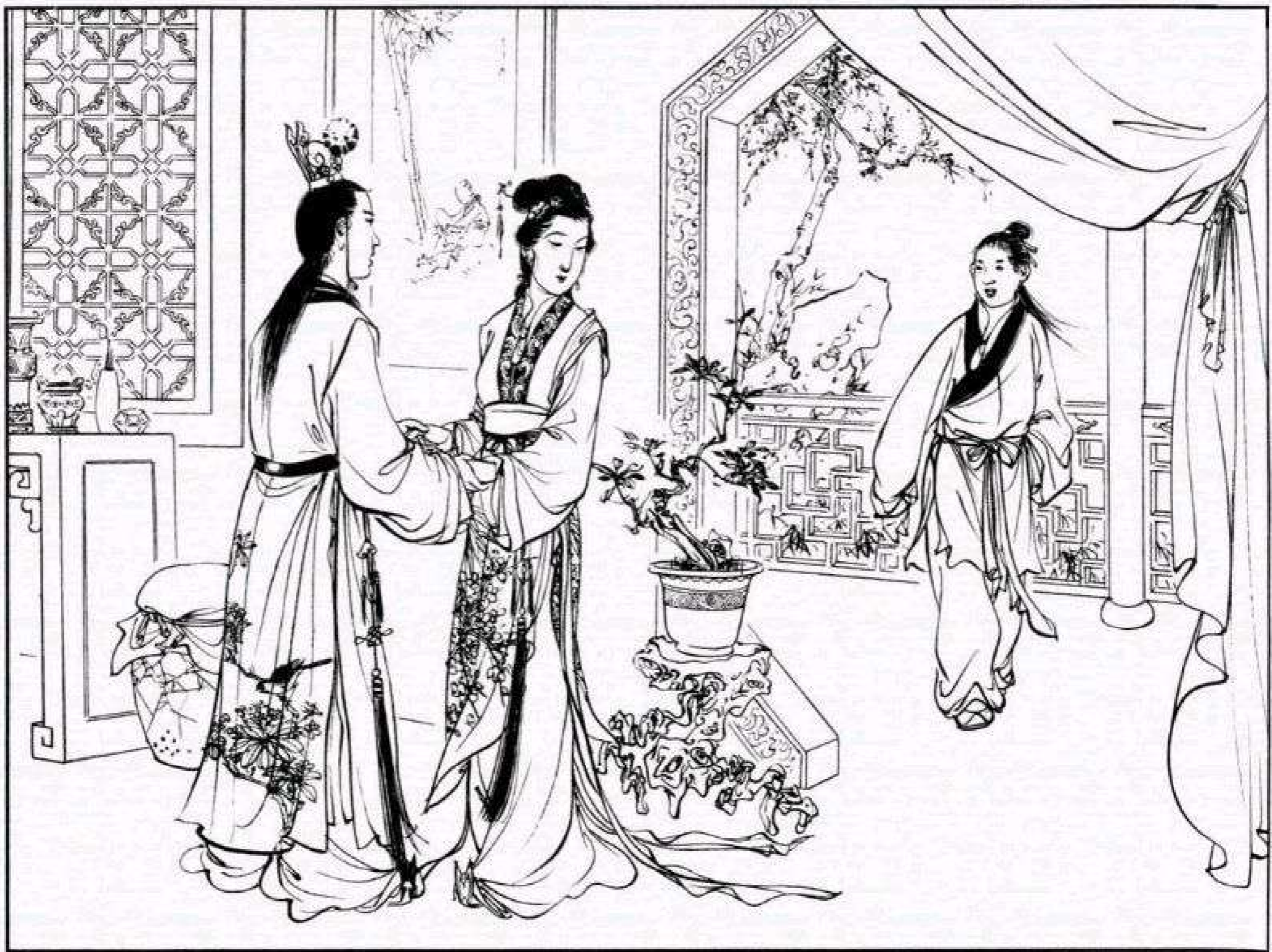


李纨、凤姐等站起来就走。宝玉道：「林妹妹，你等一会。」凤姐回头向黛玉道：「有人叫你说话呢，留着吧。」顺手把黛玉一推，笑着去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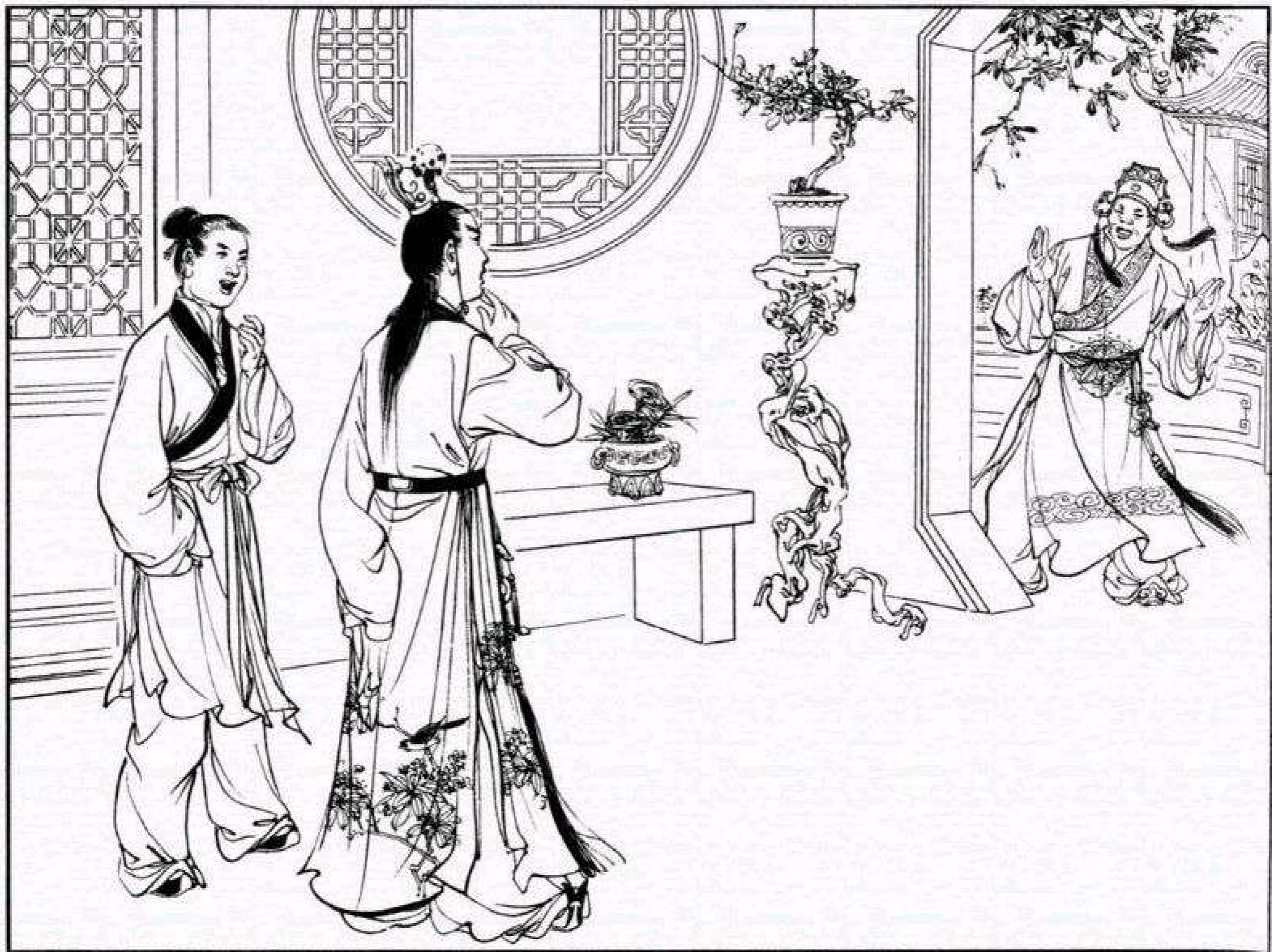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宝玉拉着黛玉的手，只是笑，又不说话。黛玉不觉红了脸，挣着要走。正在此时，只见小厮焙茗走来说道：『二爷，老爷叫你呢。』



宝玉听见贾政叫他，顿时好像打了个响雷似的，撂下黛玉，连忙出去。一面问焙茗：『你可知道是什么事？』焙茗道：『二爷快走吧，到那里就知道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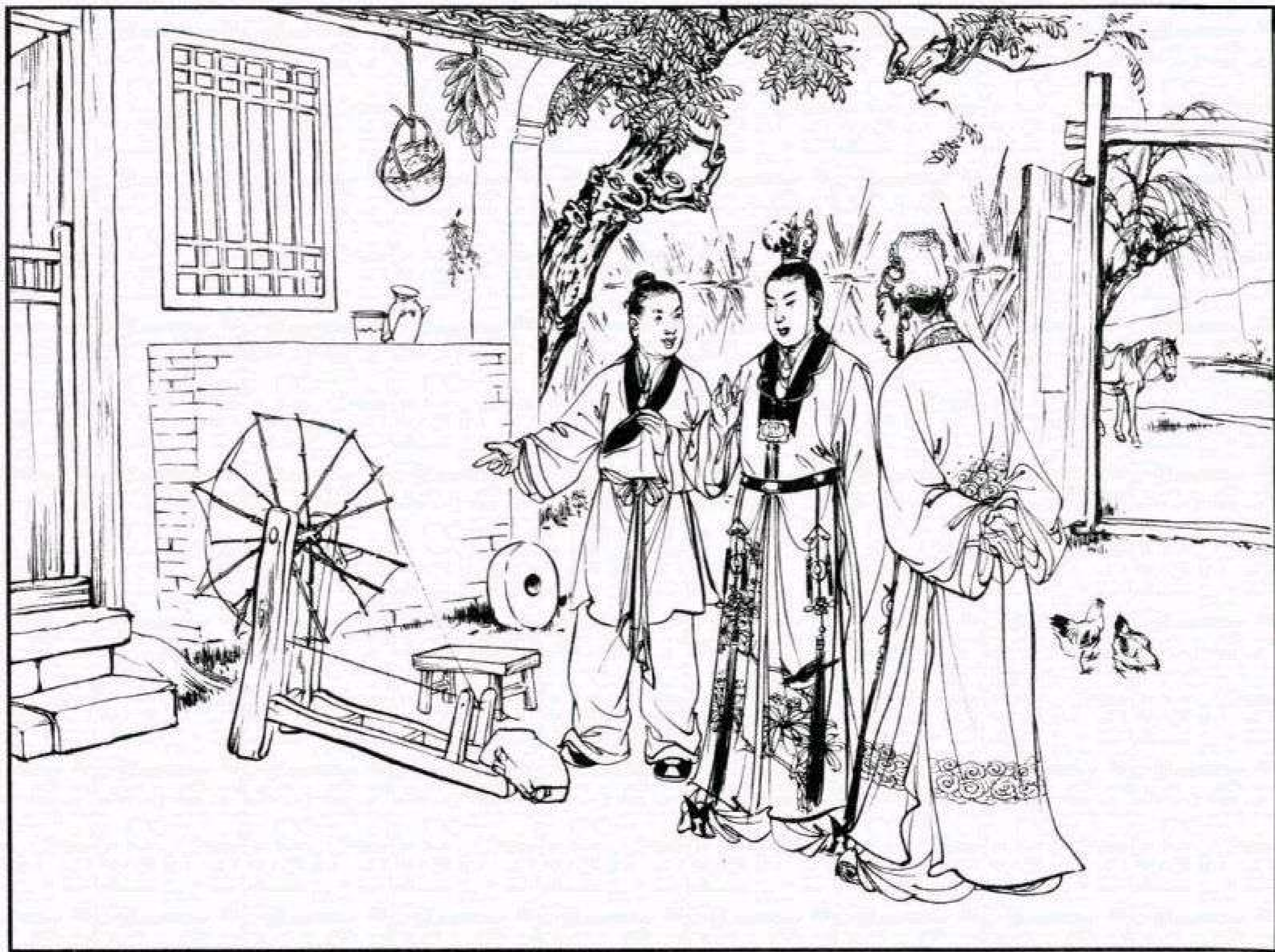
走了几步，宝玉心中只是狐疑，猛听得墙角边一阵呵呵大笑，却见薛蟠拍着手跳出来。宝玉怔了半天，方想到是薛蟠哄他出去玩耍。



薛蟠、宝玉带着焙茗悄悄地从角门出了园子，到一个村庄。宝玉从来没有下过乡，看到农夫耕作田事，又看到许多农具，觉得十分新奇。



宝玉不由叹道：『怪道古人说过：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！」说时，三个人走进一户农家。那里放着一架纺车，宝玉不识，焙茗说：『这是纺纱用的。』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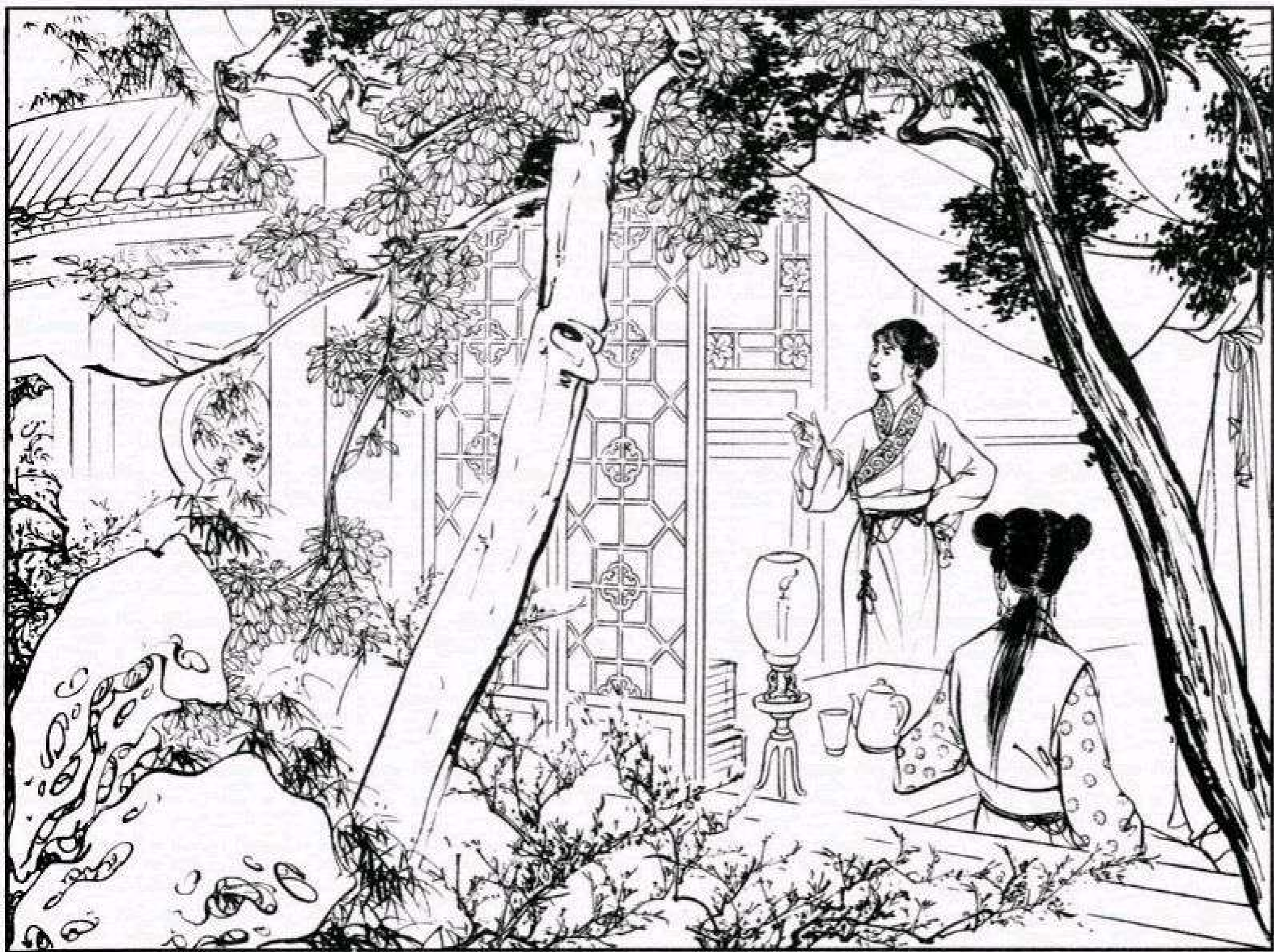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正想试试，只见一个村姑上来说道：「你不会，等我转给你看。」薛蟠拉拉宝玉：「别只管看东看西了，快回去吧。」三人匆匆赶回，幸喜无人觉察。



这边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，心中也替他担忧。晚饭后再到怡红院来，想问问是什么事。到了那里，门已关了，黛玉便轻轻地敲门。



谁知宝玉屋里的两个大丫头麝月、碧痕正在拌嘴。听到有人敲门，麝月正没好气，也不问一声是谁，大声说道：『有事没事，跑了来坐着！屋里都睡了，明儿再来吧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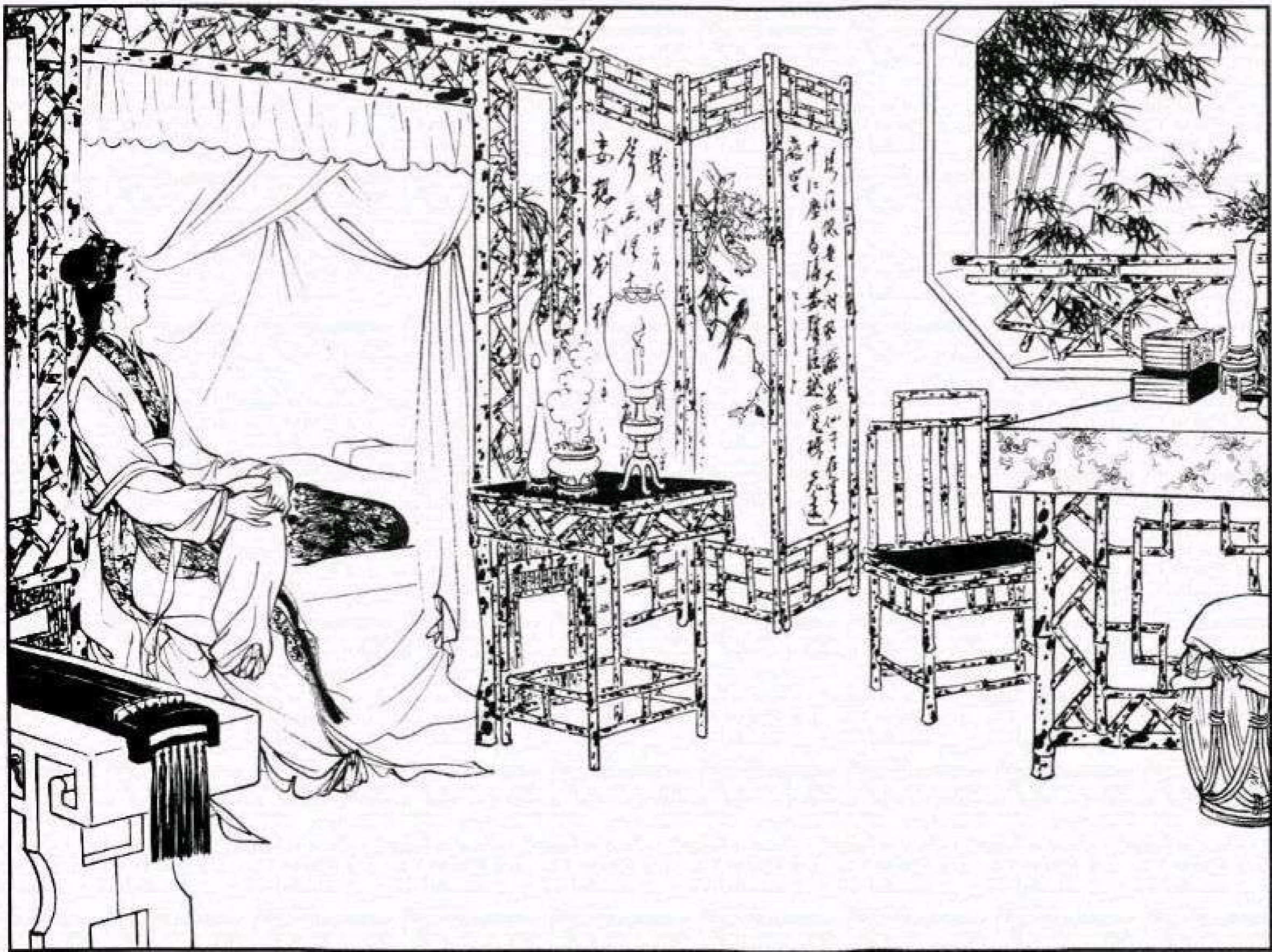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黛玉一听，不觉气怔在门外，心想：『住在舅母家，到底是客。如今父母双亡，寄人篱下，若是认真恹气，也觉没趣！』一面想，一面滚下泪珠来了。



此时苍苔露冷，春夜风寒，黛玉只得转身回来。到了潇湘馆，却倚着床栏杆，含着眼泪，好似泥塑木雕一般，直坐到二更天，方才睡了。



下一天，就是芒种节。当地有祭饯花神的习俗。大观园那些姑娘们，或用花瓣柳条编成轿马的，或用绫罗绸缎剪成旗帜的，点缀花树枝头，叫作饯花会。



黛玉因晚上少睡，起来迟了。听说众姊妹都在园里做饯花会，恐人笑她娇懒，连忙梳洗了出来。刚走到门口，只见宝玉迎面走来了。



宝玉笑着说道：『好妹妹，怎么这时才起来，我  
过一遍了。』黛玉不理他，只是往外走。宝玉还想拉  
着她说话，不想黛玉正眼儿也不看，出院门去了。



宝玉不曾知道隔夜这件事，心中有些纳闷，一面想，一面慢慢地从潇湘馆退出来。走到外面，只见宝钗、探春、李纨、凤姐等都在那边看鹤舞。



宝玉没见着有黛玉，也就不再过去；一低头，看见满地的花瓣，因叹道：『她生了气，也不收拾落花了，等我收拾起来，再去找她。』



这时，宝钗在那边招手：『宝兄弟，你过来，我和你说话。』宝玉道：『我就来。』说着，便把落花兜了，直奔那天葬花的去处。





宝玉正要转过山坡，寻觅花冢，只听得那边有呜咽之声。宝玉想道：『不知是哪个丫头受了委屈，跑到这里来哭。』



宝玉停住脚步，仔细一听，那哭的不是黛玉是谁？他正想过去，却又怕冲撞了黛玉，于是躲在坡后细听。黛玉哭了几声，便低吟起『葬花词』来。



只听黛玉吟道：『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……闺中女儿惜春暮，愁绪满怀无着处；手把花锄出绣帘，忍踏落花来复去？……』



黛玉抽泣了一会，又继续念：『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；明媚鲜妍能几时，一时飘泊难寻觅。花开易见落难寻，阶前愁煞葬花人……』



宝玉在山坡上听着，先不过点头感叹，待听到『依  
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依知是谁……』几句，不觉哭  
出声来，怀里兜的落花，撒了一地。



那黛玉一面低吟，一面哽咽，忽然听见山坡上也有悲恸声，不觉想：人人都笑我痴，难道还有个痴的不成？抬头一看，却是宝玉。



黛玉瞥见宝玉，说道：「哦！我打量是谁，原来是你……」刚刚说到「你」字，又把口掩住，长叹一声，抽身便走。宝玉见她有意躲开，自觉无味，便回怡红院去。



刚下坡，看见黛玉在前面，宝玉连忙赶了上去，说道：『你且站着。我知道你不理我；我只说一句话，从今以后大家分手！』





黛玉待要不理，因听他这么说，便道：『请说。』  
宝玉笑道：『倘是两句，你听不听呢？』黛玉回头就走。宝玉叹道：『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』



黛玉听得这话，不由站住，回头说：『当初怎样？今日又怎样？』宝玉道：『噯！我也知道，我如今不好了，但任凭怎么不好，万不敢在妹妹面前有错。』



宝玉又道：『如今妹妹人大心大，不把我放在眼里，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，倒把什么宝姑娘、贝姑娘放在心坎儿上，我真是白操了这一番心！』说着，哭了起来。



黛玉听到这里，心里灰了大半，也不禁滴下泪来，竟把隔夜被拒门外的事丢在九霄云外了。两人待了一会，才各自回去。



过了两天，宝玉又到潇湘馆去。宝钗恰从对面走来，她明看见宝玉，可是却装作没看见，从别条路走开了。



原来，宝钗记着和尚送她金锁时，曾说要等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；贾母、王夫人也都迷信此说，所以她羞见宝玉。宝玉却不理睬这些，只是不忘黛玉。



宝玉进入潇湘馆，只见黛玉的大丫头紫鹃向他摆手儿，悄悄告诉他道：『姑娘连日失眠，又加心里烦闷，此刻刚刚睡下呢。』



黛玉在外间坐了一会，黛玉出来了，独坐窗前，冷冷说道：『你只管玩你的去吧，还来顾我做什么？』宝玉听了，心中说不出的委屈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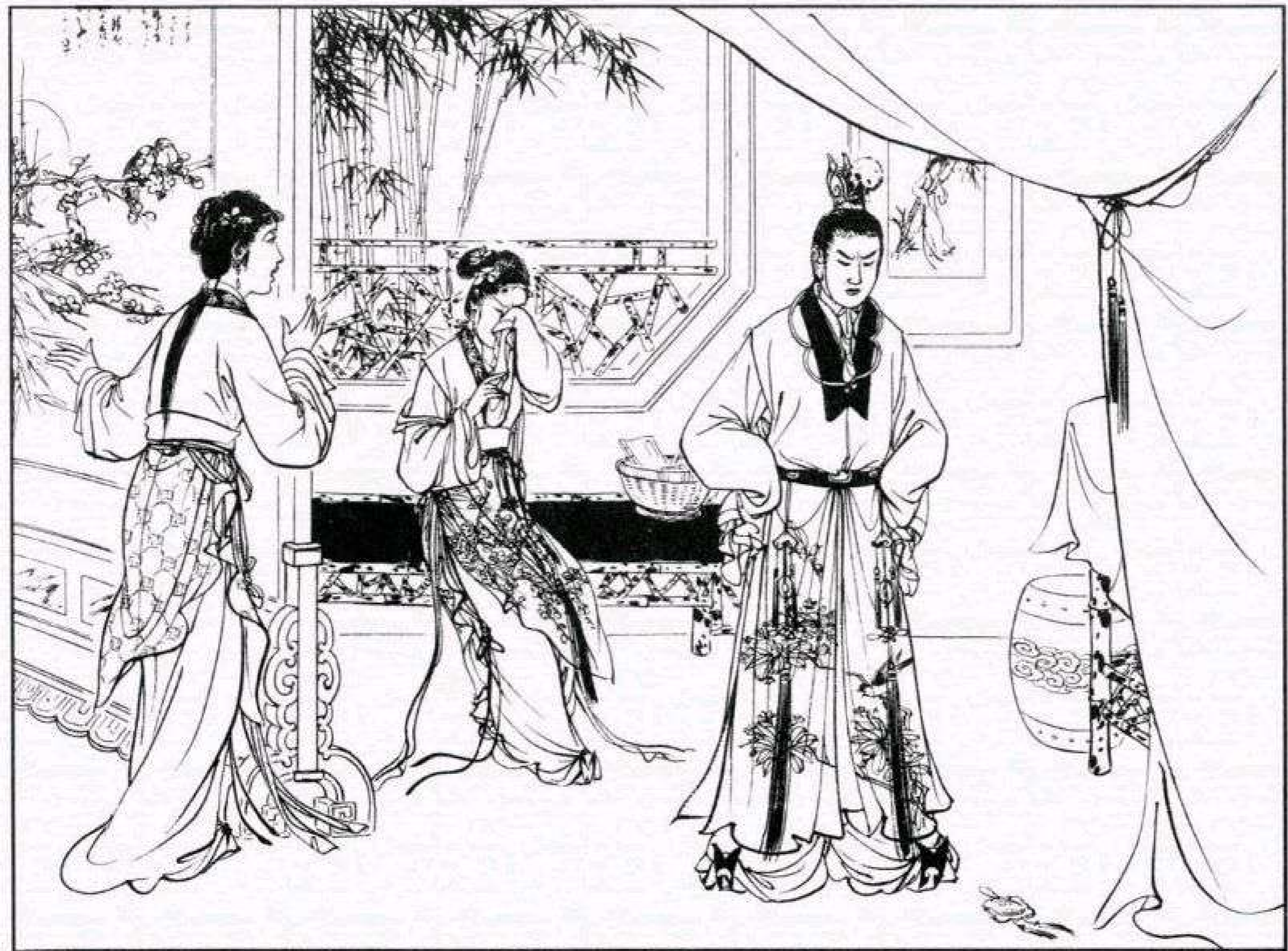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由不得沉下脸来说道：「罢了，罢了！我竟白认得你了！」黛玉连连冷笑，说：「你白认得我么？我哪里像人家有什么金呀银的，配得上你！」



宝玉听黛玉提起那『金玉姻缘』，心里越发生气，一时嘴里又说不出，便赌气摘下那块『宝玉』，狠命往地上摔去。



黛玉见宝玉如此，早已哭起来，说道：『何苦来，你又砸那哑巴东西，有砸它的，不如砸我！』紫鹃见他两个比往常闹得更凶了，连忙去回贾母。



贾母和王夫人、袭人一起来了。贾母见宝玉、黛玉无言对泣，问起来又没有什么事，便将祸移到紫鹃、袭人身上，将两人连说带骂教训了一顿。



过了一天，乃是薛蟠生日，家里摆酒演戏，众人都去了。宝玉因为得罪了黛玉，有些后悔，推病不去。那黛玉听说宝玉不去，自然也不去了。



贾母见他两人还是生气，抱怨说：『我是哪一世里造的孽，偏偏遇着这两个不懂事的小冤家，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。几时我闭了眼，任凭你们闹去！』



黛玉自与宝玉拌嘴，也觉后悔。这天正忧闷躺着，只听院外叫门。紫鹃听了听，笑道：「是宝二爷的声音，想必是赔不是来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不许开门！」



紫鹃知道黛玉有意这么说，便出去开门。一看，果然是宝玉，一面让他进来，一面笑着说道：『我只当宝二爷再不上我们门了。』





宝玉笑道：「好好的，为什么不来？我就是死了，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……妹妹可好么？」紫鹃道：「身上倒好了，只是心里的气还没有平。」宝玉笑道：「有什么气呢？」



『妹妹，千万别不理我，叫别人知道，倒像是我们拌了嘴似的。』说罢，又把『好妹妹』叫了十几声。



黛玉笑道：「你也不用再来哄我，从今以后，就当  
我去了。」宝玉道：「你往哪里去？」黛玉道：「回  
家呀。」宝玉笑道：「我也跟了去。」黛玉道：「我  
死了呢？」宝玉道：「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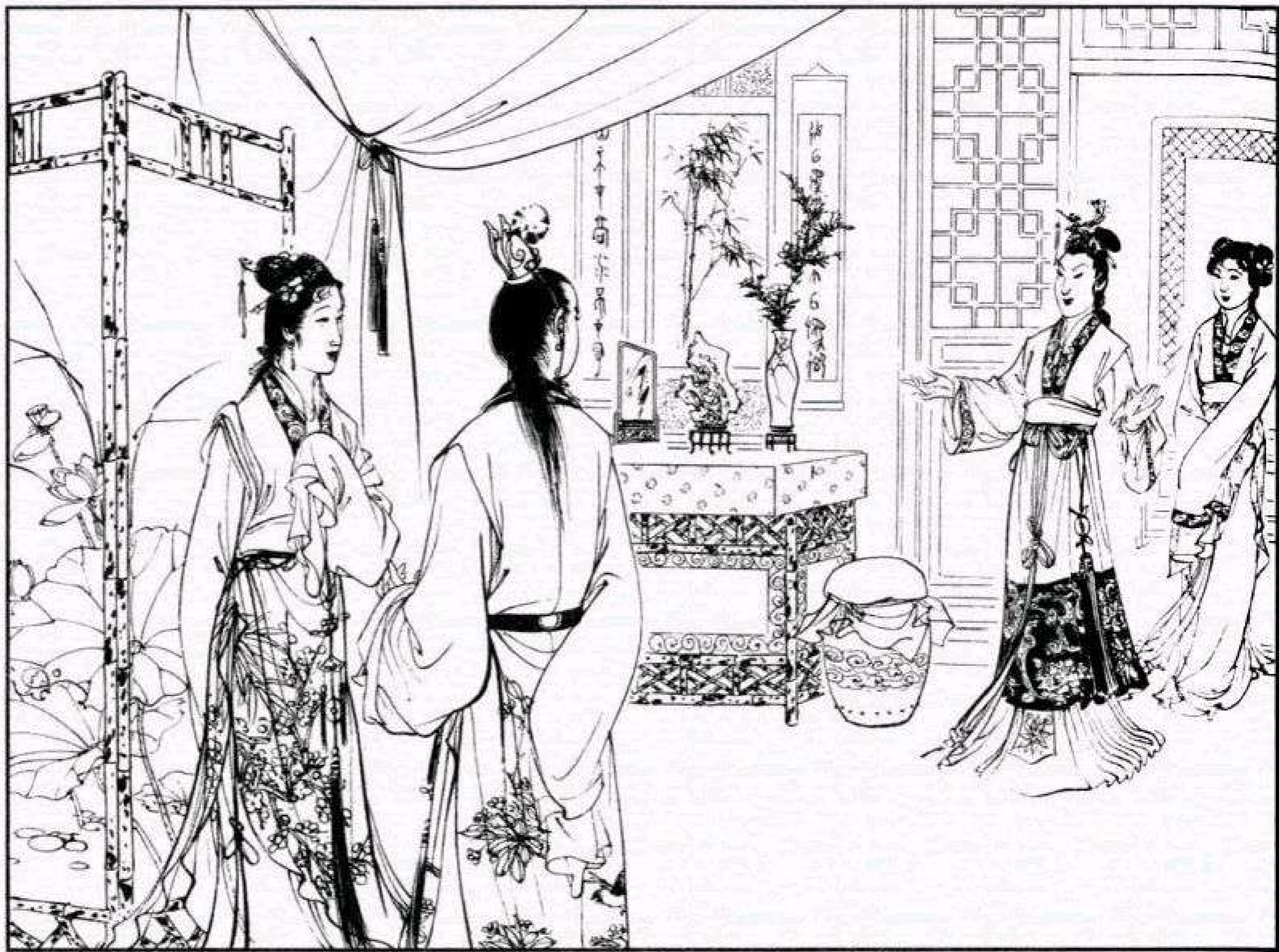
黛玉两眼直瞪瞪地瞅了宝玉半天，叹了一口气，说不出话来。宝玉见黛玉这副样子，似乎明白她的心事，也止不住滚下了眼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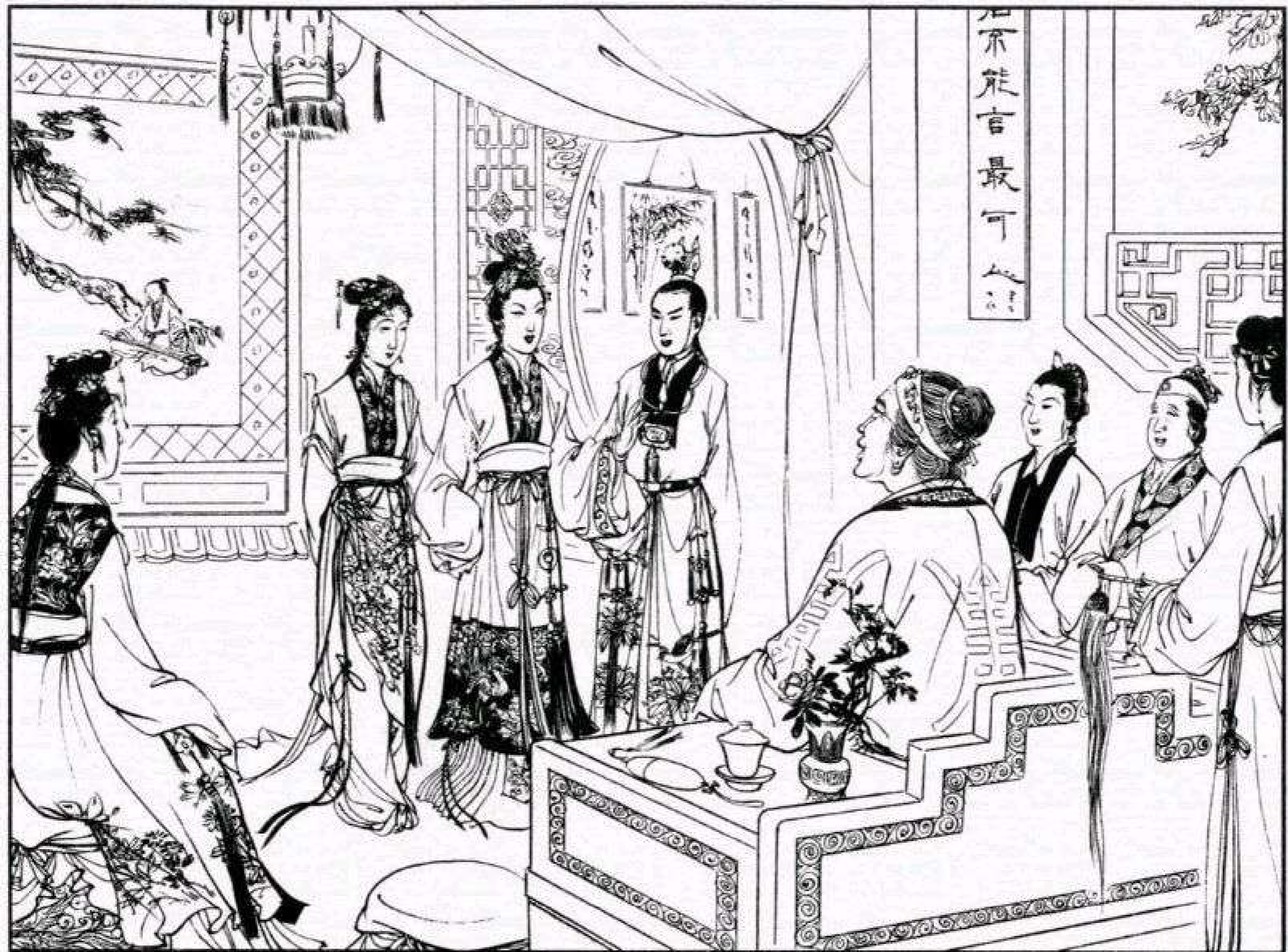
待了一会，宝玉拉了黛玉的手，说：『我的五脏都揉碎了，你还是哭！走吧，到老太太那里去。』黛玉将手一甩道：『谁和你拉拉扯扯的！』



黛玉一语未了，只听一声嚷：『好了！』两个都吓了一跳，回头看时，却是凤姐跑了进来，笑道：『老太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，我说不用，隔一会自然好了。』



凤姐拉着宝玉、黛玉就走，到了贾母房中，只见王夫人、薛姨妈、宝钗等都在。凤姐笑道：『我说老祖宗不用急，我赶到那里，他们正在对着赔不是呢。』



黛玉一声不响，挨着贾母坐下。宝玉没有什么可说，便向宝钗笑道：『大哥哥生日，偏我身子不好，没有来拜寿，听说那天的戏很热闹，懊悔没来听。』





黛玉问道：『宝姊姊，那天你听了什么戏？』宝钗便乘机奚落宝玉：『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，后来又赔不是。』宝玉道：『啊，那出戏叫「负荆请罪」。』



宝钗笑道：「原来这叫「负荆请罪」！怪道大家说你博古通今呢。」宝玉、黛玉听了，知道她话中有音，两个人脸上，都不觉红了起来。



再念下去：『愿依此日生双翼，随花飞到天尽头！  
天尽头，何处有香丘？质本洁来还洁去，不教污淖陷  
渠沟。』



# 黛玉葬花

红楼梦之五

---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潘勤孟

绘画 张令涛 胡若佛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---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00